周易集義

周易集義卷七上

溧陽强汝詢纂

吳興劉承幹校

繫辭上傳

朱子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卽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王氏曰文王求諸天人性命之原以乾坤並建爲之統宗而錯綜以成六十四卦畢萬變之必形者可以約言而賅其義周易之彖辭所由折衷往聖而不

可易也周公因卦中六位陰陽之動幾而爲之象辭象與象皆繫乎卦而以相引伸故曰繫辭繫云者數以生畫畫積而象成象成而德著德著而義起義可喻而辭以達之相爲屬系而不相離故无數外之象无象外之辭辭者卽理數之藏也皆人事也卽皆天道也皆物變也卽皆聖學也皆禍福也卽皆善惡也其辭費其旨隱藏之於用顯之以仁通吉凶得失於一貫而帝王經世君子窮理以盡性之道率以此上達其原夫子慮學易者逐於占象而昧於其所以然之理故爲之傳以發明之卽占也卽學也卽以知命

而不憂即以立命而不貳其所以喻斯人於人道之所自立而貞乎死生休咎之大常意深切矣又曰後儒談易之弊大抵論文則不恤象論象文則不恤繫傳不知三聖之精蘊非繫傳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萬世學易占易之至仁大義昭回於天者豈可顯背至教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明周易竝建乾坤以統六子而爲五十六卦之父

毋在天之化在人之理皆所由生道无以易而君子之盛德大業要不外乎此也天道健行尊而无尙地道順承卑而不違故並建乾坤而尊卑之體定矣由是推之卦之六爻卑高有序而貴賤之位殊矣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而卦爻剛柔之性可斷矣四方之風氣各以類聚萬物之性情各以羣分而卦之陰陽各有其方爻之剛柔各有其物亦類聚羣分以生順逆好惡而吉凶著矣惟乾統天而天有以行其命令於地者則雷風日月成乎象惟坤行地而地有以效功能於天者則水火山澤成乎形陰陽往來交錯

以利時乘之用陽之變陰之化皆自然必有之功效豈聖人之故爲損益哉蘇氏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承上而言變化之形象也摩者兩相摩戛盪者圓轉推盪天地一剛柔而已相摩相盪而生萬物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日爲陽月爲陰陰陽來往寒暑環生此摩盪可見之迹而乾坤生六子八卦重爲六十四參伍錯綜亦變化无窮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上文因乾坤而推極於變化此又因變化而溯源於乾坤乾之陽其道成男坤之陰其道成女葢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皆然知猶主也始謂始其氣成謂成其質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乃有迹故曰作也王

氏曰六十四卦之象其德有知者皆乾之爲也有作者皆坤之爲也知大始而作成物則全易皆在其中矣又曰以下推原於乾坤健順之德明其所以起萬化而統全易之理乃終以希聖希天之學示學易者於乾坤並建而得崇德廣業之樞要此章之次序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濟而其德實至要而不繁也乾之性健其知惟主善而无私故易坤之性順其能在從陽而不自作故簡天地之道所以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也王氏曰在天地則不勞而造物

之功化无以禦在人則知行皆一以貫而道无多岐
此乾坤二卦雖未備六十二卦之變而已裕其理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
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
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貞一不
息故可久有功則積累日富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
業謂成於事者乾坤之德人生而性皆具而惟賢人
能全體之故時皆其時位皆其位行乎險阻而德業

貞於一以易簡應繁難而不憂道之或詘也林氏曰易簡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內有所減也但以其无險阻而謂之易无煩擾而謂之簡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下之中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一易簡之理焉盡之所謂天下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

業則與天地參而爲三矣王氏曰聖人之論易也曰易簡而苟且之儒與佛老之徒亦曰易簡因依託於易以文其謬陋偷惰於敏求而樂於自用偶有一隙之靜光侈爲函蓋乾坤之妙悟正與知大始作成物之理背馳善學易者於健順求至其極則自易自簡愼勿輕言易簡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周易首建乾坤之旨該盡乎全易之理立天德王道之極以明文王定易序之義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象者物之似也聖人旣取象以設卦又因卦以觀象

而繫卦爻之辭葢憂患後世懼觀者之不足以知此故以吉凶明告之推移也卦爻陰陽相推移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於此葢吉凶悔吝雖繫於辭而其原實起於變上二句明象與辭所自設爲君子平居所宜玩下一句明變之所自生爲君子因動而占所宜玩然聖人序卦兩兩錯綜相比其觀象繫辭本因其推移變化以明吉凶君子之玩辭也亦參觀動中消息非截然分兩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得理則吉

失理則凶憂虞雖未至於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閒悔而思改則自凶而趨吉吝而怙終則自吉而向凶凡吉凶之道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勿徼幸勿怨尤也此申觀象以明吉凶意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六爻之動二句推言變化之故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剛爲晝柔爲夜卽可

驗進退之機變化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閒而兼有天地人之道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每位必重氣之陰陽形之剛柔性之仁義交至而成乎全體大用也然而不能皆見於用故一時之所值一事之所占則道著焉當其時處其地擇其進退天之災祥地之險易人事之順逆因而決焉三極得失之理於是昭矣此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以位言安謂知位之不可過而无越思也序謂卦

爻之初終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玩味无窮所以可樂王氏曰所謂易之序消息盈虛有其時居之而安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爲一矣所謂爻之辭是非當否有所命樂而玩之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爲一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平居无事觀卦爻之象而玩其辭則可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觀卦爻之變而玩其占則可以決吉凶悔吝之

幾故有不動動无不吉也夫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之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亦无一息之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非平時精其義用時安得審其宜至於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其逢吉不可必乎

右第二章此章及下章皆言易道之切於人明占不可不學而動不可不占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爻謂爻辭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易有實理而无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矣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楊氏曰言動之閒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復補不善而復於善何咎之有王氏曰禍福无不自已求之者雖或所處不幸而固有可順之命故研幾精義謹小愼微改過遷善君子

自修之實功俱於彖爻著之周易之與後世技術占卜之書貞邪義利之分天地懸隔於此辨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此言易之定體也列分也位六爻之位如居中及在上者爲貴在下而不中者爲賤居其位則有職分之所當然者也齊與劑通小謂陰大謂陽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酌劑大小之宜視乎全卦之體也卦爻兩設相遇以成象因而繫之辭而吉凶之故可明辨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言易之存乎辭者所以警惕夫人而誘掖於善者至切非但詔以吉凶而已介如界限之界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者動心戒懼之謂當震懼而可以无咎者動其悔心則思補過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也介在事前悔在事後蓋人懼而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自不至有凶若又於悔吝之介憂之則戒謹於細微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无矣聖人示人深切著明如此學者可不於此用力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王氏曰小大因象而異其繫於世道之盛衰治亂則大其他一事一物之得失如噬嗑歸妹之類則小卦純則辭易卦雜則辭險蓋人事之不齊務其大必謹其小居其易必濟其險奉天道以盡人能皆不可不備而易皆詔之指示也之往也使因其所示而善其行也務其大則可以致遠謹其小則可以明微知其易而安於常知其險而不憂其變易之爲君子謀者至矣

右第三章此章申二章吉凶失得之象而示人以改過遷善之方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聖人作易準擬天地易之象數天地之法象也彌者彌縫包括周密合萬爲一而渾然无闕綸者絲綸條理分明析一爲萬而燦然有倫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於始終則爲生死見於物變則爲鬼神化育運行之大用皆具於此體物而不可遺也神妙而不可測也此二句一章之大旨以下皆申明此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
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以八卦錯綜而成文
理準之天垂象而有文地成形而有理觀察其體之
對待用之迭運可以知幽明之爲一物而但以時爲
顯藏也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卦文始於下
而終於上來往相推一生死之機也推其始而知其
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其所以死矣精者陰之凝氣
者陽之聚陰陽凝聚則爲物游魂指精氣之離散者
而言陰陽離散則浮游无定而爲變此鬼神屈伸之
用而吉凶之所自出也易之或九或六結而成乎卦

體神之伸而爲物也奇耦成而反諸大衍聽再營之游遷鬼之屈而爲變也一聚一散變化无窮而鬼神之情狀顯然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易與天地準故相似天地之所以宰萬物者理而已矣易一準乎時位當然之理以著其得失天地弗能違也過差忒也易於萬物之理无不周而因示以濟之之道則與天地之因物付物而使之各得其所者无差忒也旁行卽唯變所適意不流卽出入以度意

易雖變動不居而自往來有紀也天者指人稟於天之理而言命者指天賦於人之分而言理有常而命不可必易於錯綜變化之中隨其時位之所値各有可樂之天理可知之天命无入而不自得何憂之有此知者學於易以合天之道也安土猶言安其位也易於位之貴賤險易皆因時以奠居以示无土不可安安土則循理而无私欲之害自忠恕而存立達之心所以能敦乎仁而愛之理自充也此仁者學於易以合天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總挈上兩節而言與天地相似範圍其化而不過也知周道濟盡知仁之用成物而不遺也晝夜之道乃幽明死生之見端通乎此自可知其所以然也此皆與天地之道相彌綸也其所以然者則以天地之神无方而易之无體者一準之也方體者皆係於形器者也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豈可以方體求之乎故周易者準天地之神以禦象數而不但以象數測已然之迹也後之言易者往往泥乎象數立體以限易而域於其方雖或可測一隅之理而求以

肯无方之神難矣哉

右第四章此章備贊易道之大合乎天而盡乎人所以聖人用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者氣也其理則謂之道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參伍錯綜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王氏曰前章由易而推天道之所自合見易爲至命之書此章推人所受於天之性而合之於易見易爲盡性之學蓋聖人作易以詔吉凶而利民用者皆佑人性分之所固有以奬成其德業而非一人道之遠人吉凶聽其自然也修之者吉修其

性之良能也悖之者凶悖其性之定理也所性全體之外无有吉凶於此占卽於此學也一陰一陽資始資生之本也故謂之道統天人攝萬物皆受成於此其在人也則自此而善自此而性矣夫一陰一陽易之全體大用也乃溯善與性所從出統宗於道者固卽此理是則人物之有道易之有象數同原而不容歧視明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不息之意成者凝成有主之意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葢天理流行之至善人資以爲始而

人旣受之以生則謂之性亦无不善可知謂之繼者見天人承接之意道統天地人物善性則專就人而言也道外无性而性乃道之所函是一陽一陰之妙以次而漸凝於人而成乎人之性則全易之理不離乎性中卽性以推求之易之藴豈待他求象數哉周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處仁知指其性之所近而言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君子成德之名能體易而得其道之全者也程子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之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

此言一陰一陽之道爲易之全體大用而體用一源微顯无間爲德業所自立以見盡性者之不可離也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仁函於內本藏也而必顯其幾於發育之閒用行於外本顯也而所以用者卒藏而不可見變化錯綜於形聲兩泯之地顯而微藏而著此一陰一陽配合參伍之妙卽所謂不測之神也天地以此道鼓萬物造化出於自然而成悠久无疆之德業非如聖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

之也此所謂易簡之善極其至者故贊歎之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胡氏曰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

生生之謂易

朱子曰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王氏曰易由大衍之數而生爻由爻而生卦由卦而生變占由變占而

生天下之亹亹有源故不窮乘時故不悖皆卽此道
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舉乾坤以著陰
陽象法之原自此生生不已莫非一陰一陽之道變
通鼓舞於无窮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谷氏曰生生謂易論其理也有理卽有數陰陽消息
易數也推極之可以知來占之義也通數之變亦易
變也變不與時偕極通之卽成天下之事徐氏曰一

陰一陽无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一故神又曰兩在故不測來氏曰以其理之當然而言曰道以其道之不測而言曰神非道外有神也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乎陰陽也　程氏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

无方无體此則直指陰陽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右第五章此章推極性命之原於易之道以明即性見易而體易乃能盡性於占而學易之理備矣根極精微發天人之蘊六經語孟示人知性知天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誠性學之宗聖功之要領豈得謂易為卜筮之書不關於學乎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不禦者无遠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而正者无安排布置之擾而自順乎正也備者无所不有也蓋易道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則徧體乎事物遠邇高卑无

弗彌綸範圍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推言廣大之由惟乾坤統之靜專動直是毫无私曲形容易字最盡靜翕動闢是毫无作爲形容簡字最盡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别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配者相似也至德猶中庸言大德天地敦化之本也惟有此至德以敦其化故廣大之生變通之道陰陽之義皆川流而不息易之首建乾坤以備天道者如此

右第六章易統天道人道以著象而立教而其爲天人之統宗則惟乾坤此章之旨與第一章略同此章分言天道下章分言人道以申明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朱子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張氏曰知即德之虛明炯於中者禮即業之矩矱成於外者天運於萬物之上而聖心之知亦獨超於萬物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細微不遺一物而聖人之禮亦不忽於纖悉細微之際故曰卑法地王氏曰崇德者日進於高明廣業者立焉而固行焉而順也不崇則執近小以爲德而不宏不廣則業不切於事理而不足以行遠此聖學之極致而所效法者天地天地者乾坤之法象崇卑之至者也无私意

私欲之累而達於化謹小愼微循乎天理之秩序而不敢踰越下學上達之詣備著於斯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王氏曰崇卑之位設而卦象爻辭所有之德業行乎其中非但其位然也天道崇而健德行焉地道卑而順德行焉一陰一陽之道主持之精理存矣成性者此一陰一陽健順知能之道成乎人而爲性則知以致知禮以敦行固其性之本有也存存存其所存也存乎人者因而存之則道義皆由此出矣知以極道之藏而道凝爲德禮以顯義之實而義分乎業一崇

一卑之分明而相得以合下學上達聖功成矣夫人之所以罔克由聖者无他知見不出近小之域而不謹於禮以自逕耳聖人效天法地惟健順而已矣故易者聖人致知復禮之極功夫子所謂卒學而无大過者也於此推極其實而要歸之於知禮以使學者循循於博文約禮而上達於天德意至切矣

右第七章　此章分言易之盡乎人道而乾坤統之聖人以是崇德而廣業豈但以占吉凶而審利害哉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繁雜也彖卦之彖擬之在心象之在畫物而曰宜
不獨肖其形兼欲盡其理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
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朱子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
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錢氏曰事勢盤錯之會人見爲有礙者聖人觀之必
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盡確乎不可易也
以此理繫之於易以斷其吉凶乃所以效天下之動
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潘氏曰有至一者存故不可惡有至常者存故不可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上言聖人作易垂訓之正大而此言占者學者之宜取法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夫變化者易之道也既擬議以言動則語默動靜皆循於道由是神而明之而變化在我矣此下引伸爻辭而推廣於修己治人之道皆擬議之精變化

之妙也夫易道高深人或憚其精奥而不解研尋夫子憂之既於大象文言傳引高深於切近示人以學易之方而此下七條與後之十二條更引伸觸長以觀其通俾學者知易之切於言動者隨事有可擬議有志於易者必於是深省而切究焉其庶幾乎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韓氏曰鳴鶴在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愼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愼其微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處語默之不同物或閒之而其迹異也迹雖異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終閒焉利銳利謂所嚮无阻也金最難斷銳利可以斷金言其心志之精專物不得而閒也蘭之芳香人所樂臭如蘭言其氣味之一物不

能雜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天下事成於愼而敗於忽況當大過之時時事艱難一或不愼必有所失故有取於愼之至也自古能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故大過之時義雖用剛而以初爻之柔爲基豈非物薄而用可重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

存其位者也

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巽辭如鐘磬然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厚者能之其德愈厚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王氏曰知聖人深乎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吉凶悔吝之幾决於此矣故於此重記以明之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人之招尤惟言最發之速而不易防夫子因爻辭知塞而得无咎者通於節言故深戒言之宜慎密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知盜之所由起而審所以弭之也小人處非其

擄必不爲人所服而其貪黷又有以啟盜之心在上者褻慢其名器使小人乘時得勢而在下之小人益得肆其殘暴則狡焉伺隙者且將執辭以伐之猶之慢藏誨盜治容誨淫也千古小人居高位而播惡无不凶于家而害于國者盜之來也不啻用小人者招之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易之義類深遠學者當精研其義以體之於日用擬之於躬行勿徒以占筮知吉凶而已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朱子曰此簡本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吳氏曰案漢書律厤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

字相連則是班固時此簡尚未錯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

朱子曰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耦即所謂河圖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耦也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耦之積也來氏曰變化者數也鬼神指下文卜筮而言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鬼神行乎其間所以卜筮而知人吉凶也愚按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謂

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分居五位奇耦相得而各有合亦猶十干甲己以次之遞相合也蓋環而列之一二三四五與六七八九十正相對亦數之自然相合也聖人本理以驗數因數以察理而知陰陽聚散之理奇耦相得之情因而參伍之錯綜之而變化成焉鬼神行焉此作易之原而筮法所由準也後世傅會之說往往流於術數而乖易理之眞船山王氏盡闢其說誠爲卓見至其因圖而測聖人畫卦之由雖未敢信其必然而具有精理節錄於左以備參考焉　王氏曰此言八卦之畫肇於河圖而

下言蓍策之法出於大衍體相因而用有殊天地之變用其全而人之全天者有裁成之節也五十有五河圖之垂象也陽曰天陰曰地陰陽之絪緼時有聚散故其象不一而數之可數者以殊焉以陰陽之本體而言之一二而已矣陽盈而陰虛陽一函三而陰得其二此法象之昭然可見者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其用也用則散矣其或一以至或十以時爲聚散而其數之多寡有不可得而見者天垂象於河圖人乃見其數之有五十有五陽二十五而陰三十各以類聚而分五位聖人乃知陰陽聚散之用雖无心於

斟酌而分合之妙必定於五位之類聚遂於得而有合者以類相從以幾相應而知其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於是八卦之畫興焉因七五一而畫乾因六十二而畫坤乾止於一不至於極北坤止於二不至於極南上下之分所謂天地定位也陽盛散於上至下而聚所謂其動也直也陰氣聚於上方與陽交於中而極其散所謂其動也闢也因左八三十而畫坎因右九四五而畫離離位乎東不至乎西坎位乎西不至乎東五與十相函以止而不相踰所謂水火不相射也因一三二而畫兌因二四一而畫艮

一二互用參三四而成艮兌所謂山澤通氣也山澤者天地之中最爲聚而見少者也少者少也爯散而非其氣周布者也少者在內雷風水火之所保也因九六八而畫爲震因八七九而畫爲巽八九互用參六七而成震巽所謂雷風相薄也馳逐於外也雷風者陰陽之氣動極而欲散者也故因其散而見多也多者老也氣之不復聚而且散以无餘者也老者居外以周營於天地之閒也八卦畫而六十四卦皆由此以配合焉其陰陽之互相用以成象者變化也其一屈一伸爲聚爲散或見盈而或見絀者鬼神也此

天地所以行其大用而妙於不測也然則河圖者八卦之所自出燦然眉列易有明文圖有顯象乃自漢以來皆以五位爲五行生成之序舍八卦而别言五行既與易爲叛離其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地二生火而天七成天三生木而地八成地四生金而天九成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不知其多少相配之何所徵一生一成之何所驗圖无其理易无其象聖人之所不語不知其説所自出而蔓延於二千餘年者人莫敢以爲非夫天生而地成自然之理乾知始而坤成物易著其一定之義今以火金爲地生而天成不亦

亂乾坤之德逆倡隨之分乎且五行之目始見於洪範洪範者大法也人事也非天道也故謂之疇行用也謂民生所必用之資水火木金土缺一而民用不行也五行非天之行於河圖奚取焉河圖著其象聖人紀其數八卦因其合六十四卦窮其變要以著一陰一陽之妙用而天化物理人事之消長屈伸順逆得失皆有固然一定之則所謂卦之德方以智也而筮策之事以人逆天之用由此而起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

王氏輔嗣曰演天地之數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所能增損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閒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

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愚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何以五十舊說非一皆未可信沈思累日乃於大衍二字悟其所以然衍者推衍也謂之大衍者取五十有五之數用其大數推衍之而去其五數之小也所以去五小數者五位各去其一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天地之成數不動者也五位各去其一則動而變化生矣而又置一不用止用四十有九者以示靜體且以利動機也夫動必本乎靜而動之機必資始乎陽置一不用則動中之靜體立而四十九策奇數成陽自足資動之始自此贏縮有

度奇耦相生其過揲之數適得符乎九六七八之數然後變化成而鬼神行乎其閒也　又按易之數起於參天兩地三爲陽數二爲陰數三三而九爲老陽三二而六爲老陰由是十二其三爲乾之策十二其二爲坤之策皆自三二兩數乘積而得之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三計者十有一以二計者亦十有一此天地陰陽之全數也人不可用其全故以大數衍之而數止五十則於五位各損其一而爲陰陽之數各十然十陰十陽數相敵而无贏縮則不利於變故又去一不用以聽陰陽之互爲贏縮於其閒而變化

生焉於是分二掛一揲四歸餘爲一變三變而成一爻則皆用陰法以歸於三二之積數以辨其陰陽順逆回環乘除互用其數之或贏或縮皆順乎自然而陰陽不測之神有相應如響者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其妙如此豈以人智力作爲於其閒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老陰老陽過揲之數也古之筮法當三變之餘不計掛扐之策而計過揲之數視其九六七八以定陰

陽之老少如四九三十六策爲老陽四六二十四策爲老陰四七二十八策爲少陽四八三十二策爲少陰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易言九六不言七八此亦以二老計數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乘其三十六二十四而數定焉抑以二少積之六乘其二十八三十二亦三百六十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概言之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以當萬物

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一變也三變成一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者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矣未足以盡萬物之情也引伸而重之觀其所觸動之爻以盡其變則足以該事變而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張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

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又曰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

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王氏曰此亦合卦與蓍而言

天道之流行於事物者卦象備著而其當然之理顯

於所畫之象皆河圖之天道也蓍策用大衍四營而

變化盡則所以修德而制行者因時以合道則其德

亦非人所易測矣酬酢以盡人而立德祐神以合天

而體道卦方而顯蓍圓而神易之所以廣大而切於

人用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之道不為而自然神之所為不可知觀於變化

而知之矣此承上文所言成變化而行鬼神焉言蓋天地之數分爲五位合而不動而大衍五十之數則於五位各去其一而其用四十有九則變化生焉非聖人觀察而知神之所爲孰能通變化之道而用之變化者神之所爲而神不離乎變化故因蓍法之變化而贊之

右第九章此章由河圖以著卦象由大衍以詳筮法而終歎其神以見卦與筮之義深而不但倚於數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聖人之道聖人通志成務而示天下以其由者也以者用也尚者崇奉以爲法也言謂講習討論以究理之得失辭其立言之義也動謂行也變以卦體言則陰陽之往來消長以爻象言則發動之時位也制器尚象非特上古爲然凡天下後世所制之器亦皆暗合於陰陽剛柔虛實錯綜之象其不合於象者雖一時之俗尚必不利於用而速敝人特未之察耳四者以辭爲先明學易當從辭入也辭生於變變出於象象歸於占故其序如此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

此尙變尙占之事與第二章觀變玩占意相發明君子將動而應物以蓍問易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應聲无有遠近幽深皆可逆知而不爽也至精者純一而无貳无雜之謂易原天理之自然析理於毫髮之閒觀其變而吉凶著於未見之先可占決以知來如此此言動之本乎靜而蓍之神實根乎卦之智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尙辭尙象之事與第二章觀象玩辭意相發明參者異而相入位者同而相偶此指陰陽之畫參伍而變成八卦也錯者交相違拂綜者互爲低昂此指因而重之有錯有綜以盡其數也變本於一陰一陽通其變以爲八卦遂成天地之文焉數始於一奇一耦極其數以爲六十四卦遂定天下之象焉至變者周流无定體盡乎萬殊而无所滯也天地之文立此陰陽出入之理天下之象不外剛柔調劑之宜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唯有以通其至變所以

盡利而无窮君子仰之觀象玩辭而察其所以然乃
可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見靜之該乎動而卦之皆有
以開蓍之神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易指蓍卦无思
无爲言自然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遂通
天下之故卽上文遂知來物遂成文定象之意因其
不測而謂之神非精變之外別有神也程子曰老子
曰无爲又曰无爲而无不爲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

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甞爲一偏之說矣王氏曰天下之至神誠之至也健而誠乎健順而誠乎順絪緼而太和裕於至足之原精粗本末常變皆備於易簡之中故相感者觸之而即與以應得之象數非待籌量調劑以曲赴乎事物此則神之所以妙萬物而不測也周子云誠幾神謂誠則幾誠之幾則神也愚按易本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也而人積誠以感之則招乎應而无所不通所謂幾者動之微人之至誠通乎神其應乃如響故下言聖人極深

研幾而能通乎神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深者精之藏幾者變之微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變察天下之至變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唯深也故精之所燭來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唯幾也故變之所該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此而可成所謂神者不在深與幾之外極深研幾則變化之道得而通乎神矣上三節專贊易道此則言聖人

用易之道也張氏曰一故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立誠以盡神之謂也朱子語類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所以爲神之所爲也

右第十章此章開易之大用以詔後世用有四而道則合於一必備四者之用以言易乃

不背聖人之明訓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謂一陰一陽之道爲萬物萬事之所始成務謂事物之成自人爲者亦此理成之也冒者覆冒而无不包也如斯而已者文王作周易一本諸天人之至理要歸於道非邪妄之說所可矯誣也開物故能通志成務故能定業冒天下之道故能斷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者運行无滯而數之九六七八不可測所以神也方者卦有定體而因時奠位之理至精所以知也易貢謂變易以告人曲盡而无隱也聖人體具三者之德宜可惟其所行矣而猶不敢自信必以此洗其自用之心而退藏其用於天道之不測以筮決之蓋天道至精至密吉凶得失纖毫皆至理之所察而非可以道義之大綱定者故聖人自恐其疏而稽疑於陰

陽之繁變以極致其謹慎周詳而後動也吉凶者凡民之所患聖人有天祐人助之德可以不患而猶憂其未嘗若與凡民同患必資蓍之神以窮其變而知來資卦之知以精其義而藏往非聖人之至虛无我畏天而俟命者不能也其德如是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自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之君不用刑殺而威服四海者能如是乎此聖人之體易以厚其德之藏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以筮法開其用神物蓍也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而又以蓍卦之神明益竭其誠敬所以其心與神明爲一而能藏往知來也於是民亦益知蓍卦之神明而齊戒以敬用雖其齊戒无以望聖人而收斂儆僻以待明於神亦可識所從而无失德此聖人用易以納民於敬慎而寡其過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乾坤謂陰陽也凡卦之陰爻皆坤順之體凡卦之陽爻皆乾健之體故以乾坤統言之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闔者由靜而動也一闔一闢陰陽之變易也故謂之變一往一來陰陽之遞嬗也故謂之通陽之資始僅見乎象陰之資生乃形乎器聖人觀察其理制而用之則謂之道法利於日用出入无不宜民皆用之而不知其所由來故謂之神蓋卦與蓍神智之妙非民之所與知而爻義之顯陳民皆可用原本於神明者同而所用有大小淺深之異此申上節天道民故而言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指筮法而言大衍之數五十置一不用以象太極太極者理之一本也於是分而爲二兩儀生焉揲之而生九六七八之數是爲陰陽老少之四象九變而成三畫之卦十有八變而成六畫之卦要不離乎八卦也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富貴指有天下履帝位而言備物制用非有天下之聖人不能行其志也亹亹猶勉勉也在天而爲天地日月四時吉凶所自出者蓍龜皆準之在人而帝王承天聖人法天之大業蓍龜皆備具其道故極贊其大以其藏往知來能定吉凶示天下從違之路而人自勉勉不已功用之大與造物通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蓍龜也則者取以爲法也變化陰陽交動而生成萬物也垂象見吉凶者七政雨暘之災祥一陰陽時位之得失爲之也河圖卽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聖人則之以畫卦者也洛書出於禹時所謂洪範九疇也於易无取然其象數則亦有相通者洛書本龜背之文古者龜卜或法之以爲兆上兼言蓍龜故類及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變化之道上兼言蓍

龜此節專就蓍言之明聖人法天而制爲象辭變占以盡其神用以示以告以斷民得與焉而開物成務之道備矣

右第十一章此章專言筮易之理然發聖人藏密之德齊戒之誠則學易者亦可以得敬修俟命之理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一節朱子謂在此无所屬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侯氏謂是引以證上文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

辭所告則天人祐助吉无不利何氏謂取以結上文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相應非錯簡也說亦有理但當移置十一章之末耳蓋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所以興易以示天下欲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履信思順協乎貞一之理盡人以合天自與吉會以申釋第二章之意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朱子云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

類也
天地之大民物之繁其中變化之无窮非書傳所能
盡言且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雖詩書所載
其意之不可見者多矣能盡之者其惟易乎古之聖
人仰觀俯察立奇耦之畫以象陰陽於是乾坤象天
地六子象雷風水火山澤已足盡其意矣因而重之
設爲六十四卦則情僞盡在其中矣後之聖人又因
卦爻而繫辭焉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蓋象之所示
包蘊无窮因象繫辭亦辭約而義博足以盡言也猶
慮或有所未盡也又變而通之參伍錯綜以盡其利

由是鼓之舞之卽陰陽不測之神亦无不盡於意言之表蓋辭之中戒勉之言卽變通盡利之道亦卽鼓舞盡神之幾也至此而聖人憂世覺民之意乃无不遂也王氏曰學者當合卦象變通鼓舞之妙以徵繫辭之所示而不但求之於辭也象陰陽奇耦之畫道之所自出則易之大指不踰於此也六畫配合成卦則物情之得失見於剛柔時位矣繫辭則以盡情意之可言者也義利之合也卦象雖具而變通參伍之然後所合之義顯焉辭雖有盡而卦象通變之切於人事者聖人達其意於辭中以勸善懲惡歆動而警

戒之則鼓舞天下之權於辭而著是利用出入使民咸用所寓也如是以玩索於易然後繫辭之得失吉凶皆藏密之實理而无不可盡之於書矣夫子示人讀易之法於此至爲著明自王弼有得言忘象之說而後之言易者以己意測一端之義不揆諸象不以象而徵辭不會通於六爻不合符於彖象不上推於陰陽十二位之往來六十四卦三十六象之錯綜求以見聖人之意難矣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衣內絮著也充實於中之謂成列二卦並建而陰陽十二全備也易變易之道也乾坤全備乎陰陽變易之道皆在其中也毀滑亂之也謂人滑亂乾坤並建之義則无以見變易之本也息者謂乾坤夷於諸卦而不得易簡之理也王氏曰乾坤各具六爻之全體大用而卦雜六位乃六位之中所錯綜互見者无非此健順之德所彌綸以爲其實六位不足以容陰陽之十二則納兩儀於六位之中必有變有通而成乎六十四象明者以知來幽者以藏往來者以立體往者以待用體其全而後知時之所趣皆道之所麗

學易不明於此而滅裂乾坤並建之理以詭遇於所變之象則姤之一陰何自而生復之一陽何自而來剝之五陽歸於何所夬之五陰返於何地變通无本而禍福无端无以見易矣抑不知陰陽之盈虛往來有變易而无生滅有幽明而无有无則且疑二卦之外皆非乾坤之所固有而乾坤有息滅之時於是而邀利於一時幸功於一得則自强不息之學可廢以從時承天時行之德可逆以自便德不崇而業不廣苟且趨避於吉凶之塗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易始於伏羲而大明於文王夏商之世易道中衰連山歸

藏孔子之世猶有存者而聖人不論以其毀乾坤而欲見易也如此則京房八宮四應迭相爲主與六子以與乾坤並列秦玠復姤爲小父母之說皆所謂毀乾坤而不見易者也王氏又云易之乾坤並建以顯六畫卦之理乃能顯者爻之六陰六陽而爲十二所終不能顯者一卦之中嚮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大圜之體見者半隱者半陰陽寓於其位故轂轉而恆見爲六乾明則坤處乎幽坤明則乾處乎幽周易並列之示不相離非徒乾坤爲然也他卦皆然易以綜爲用所以象人事往復之報而略其錯故嚮背之理未彰然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已具其機抑於家人睽蹇解之相決示錯綜並行之妙要之絪緼升降互相消長盈虛於大圜之中則乾坤盡之故謂之緼言其充滿无間以爻之備陰陽者言也又謂之門言其出入遞用以爻之十二位具於嚮背者言也故張子曰言幽明不言有无言有无則可謂夜无日而晦无月

乎春元昴畢而秋无氐房乎時隱而時見者天也太極之體不滯也知明而知幽者人也太極之用无時而息也屈伸相感體用相資則道義之門出入而不窮　愚按王氏十二位之說發明陰陽兩在之意雖非易之正義亦不可不知故附著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也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王氏曰道與器不相離故卦也辭也象也皆書之所著也器也變通以成象辭者道也民用器也鼓舞以興事業者道也聖人之意所藏也合

道器而盡上下之理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聖人作易之意合上下於一貫豈有不可見之秘藏乎王氏景孟曰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别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

故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重出以起下文蓋象辭之中變通在焉事業興焉辭以顯象象以生辭兩者互成而聖人作易之意无不達矣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存在也此結上立象以盡意二句意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結繫辭焉以盡其言意鼓卽鼓舞之謂使天下之動者亹亹焉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此結變而通之以盡利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結鼓之舞之以盡神易本天道不測之神雖辭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盡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乎易之神鼓舞於不自知乃足以明之蓋神之不測者不可以言傳惟能默喻其理而成象於心卽聖人不言之意亦有以信之此心得躬行之實而明之之本也夫聖人之意見乎辭辭雖本於象與卦而其變通以趨時者卽寓不測之神非人善體之要有所不能盡

所以君子樂於觀玩而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易之道在我自深喻於意言之表然後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總上十一章而通論之自立象盡意以下反覆於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學者返而求諸身心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自與易合爲一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周易集義卷七上

周易集義卷七下

溧陽强汝詢纂
吳興劉承幹校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三畫之卦既成爲八則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法象已備列矣然猶未足以盡情僞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則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參伍錯綜乃足以效天下之動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迭相推變化所由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觀其變通繫辭焉而命以當然之理所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而繫辭即因而命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剛柔者陰陽之質不易之定體即易簡之理所寓也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乃變通趣時以盡利也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此申上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之意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必本之已立乃可乘時而趣故下言貞一之理以歸其德於健順急立本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貞正也貞勝張子謂以正爲勝來氏謂易道皆利於正蓋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人之書言惟正則勝不論吉凶者是也觀者垂象以示人也天地之垂示无窮此貞也日月之照耀千古亦此貞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之則凶豈可以二二而求之哉

亦貞夫理之至一者而已聖人繫辭以明吉凶主於以正理導民與術家之談禍福懸如霄壤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

確然至健而不虛之謂隤然至順而不兢之謂乾坤二純體固易簡矣而凡卦之爻象莫不本於乾坤故爻之所效象之所像雖變動隨時无非本此易簡之理而貞夫一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幾之初動曰內事應之生起曰外立本以趣時則隨爻象之所動而吉凶之理著因其變以行乎吉凶之塗得其貞勝則无往而不可成功業聖人之繫辭无非以此鼓舞天下使因時務本以善其動合於貞一之道而已其情之深於覺世牖民者豈不昭然若揭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曰仁之仁古本作人

朱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閒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

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項氏曰聖人之仁卽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卽崇高莫大乎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來氏曰大德易簡貞一之大德也仁義者貞一之理也天地有此貞一之大德聖人以仁義與天地參易之爲書

辭變象占專教人以貞勝而歸於一者以此

右第一章 來氏曰此章論易而歸之於貞一上繫首章舉天地易簡知能之德而繼之以聖人之成位見聖人有以克配乎天地此作易之源易之體也下繫首章舉天地易簡貞一之德而繼之以聖人之仁義見聖人有以參贊天地此行易之事易之用也 王氏曰此章約天下之動於爻象變動之中而又推原立本乃以趣時舉而歸之於乾坤之易簡抑且約之於貞一以見易之大用極乎博而約極乎變而常至足則六位三才之道也至賾則健順也至一則太極也其文顯其義微聖人作易之大指盡於此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昭素曰與地之閒諸本皆有天字

俯仰遠近所取不一大抵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一是精一是粗一是
性情一是形體將言制器尚象之理而先推八卦之
所自作也伏羲氏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
而作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
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中虛兩目相承而物麗焉蓋者疑辭言聖人作事
立器有自合乎卦象者非謂必準擬是卦而後成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蓋取諸益

耜耒首卽今之犂頭但古之耜端无鐵削木銳而用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益上巽下震上入下動故取法焉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在上爲日中震爲動出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當此時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黃帝堯舜之世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略之世此窮而當變者也變而通之所以趣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夫惟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雖更新而民自无不宜也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者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也垂衣裳而天下治无為而治也无為而

治者无他焉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體乾坤健順之實德易簡以得天下之理而已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始爲舟者剖大木刳其中今嶺南獨木船其遺制也剡削其木使銳以刺岸也巽木浮坎水之上風水相濟行舟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外說內動象牛馬引於前而車隨於後以動也前之貨聚於市而未通乎遠也舟車以通推行盡利矣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坤爲闔戶重門之象震爲雷擊柝驚衆之象警備當
在豫時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下止上動杵臼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
火澤相違睽乖已甚不可无以威服之弧矢相激爲
用亦於睽象有取焉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葢取諸大壯

上棟豎柱而上之也下宇從上而垂下也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大過中四陽重固堅實藏於初上二陰之中厚葬之象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契書木板各分其一以爲約左以取右以與若今之合同文書治謂分理衆事之期會察謂辨别取與

之數也夫五陽連合上一陰有分剖之象離而固可合也或曰兌爲語言乾爲健固以健固載其語言書契之象也

右第二章 此章略舉十三卦以明制器尚象之義凡聖人之制器以利民用者蓋无不合於陰陽奇耦錯綜之理數類如此即後之損益古法以利用者亦必與陰陽之象數脗合乃可行之久遠而與聖人同功凡制器者皆當尚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夫象者理之所著也理无形也因象以形之非象則无以見易然所謂象即在

六畫奇耦往來應違之閒若舍是而別爲附會則又失之鑿矣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材者體質之謂效天下之動則其用也有此體乃有此用用者用其體惟隨時而異動爾吉凶自外至故曰生悔吝存乎心而見乎事故曰著吉凶悔吝辭之所生所著也因爻而呈而爻亦本乎彖所固有之材材者畫象之材也非象无彖非彖无爻非彖與爻无辭則彖爻辭占皆不離乎所畫之象易之全體在象

明矣

右第三章此章示人讀易之法以卦畫之象爲主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此據三畫之卦而言二耦一奇卽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卽耦爲主是爲陰卦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君謂陽民謂陰陽卦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陽卦

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韓氏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朱子曰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徐氏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愚按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一理

感之何以思慮爲哉本同歸也雖途有萬殊可不期而自至也本一致也雖慮有百變終遵道而莫違也何以憧憧思慮爲哉亦貞夫一理之自然而已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程子曰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感以雜也王氏

曰夫子博觀於天地人物之化生死得喪之常而見一理之循環无非可受之命可行之道故極言之以見同歸一致之理而无事思慮以從其朋感物而喪其志也往者非果往也屈而已矣來者非終來也信而已矣聽其往來之自致而貞一之體不喪則清剛和順之德不息於兩間形神聚散交无所亂矣死生且然況於物之順逆事之得喪乎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程子曰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不屈則

无信矣龍蛇之藏所以存息其身也不蟄則不能奮矣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愚按精義者格物致知而審其至善之理也入神則不測之變化皆悉其故矣此修於靜以求用之利也利用者知明處當惟吾所用而无弗利安身者樂天知命隨其所遇而无弗安此順於動以養德於崇也動爲信靜爲屈靜而致用則不窮於往動而崇德則

益裕其來往來密運於心而不朋從於天下固巳卽方精義入神時不暇思致用也當利用安身時不必思崇德也所以必有事焉而勿忘思之一也正而助長卽憧憧也故君子之於學一於其所當思卽過此以往之功效且未之或知況外物乎所以能大而化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巳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神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

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王氏曰天下之屈我信我者本不可逆億以知而一付之不可知之化不求知焉聖人所以貞生死得喪而終无悔也後之學易者於過此不可知之數強求推而知焉亦異乎聖人之言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陳氏曰小人欲害君子是非所困而困也小人乘君

子之器是非所據而據也名辱身危自取滅亡困君子者適以自困而已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括結礙也濟世之具既成猶必待時而動乃无結礙之患而悖可解也迫於解而不相其時東漢黨人所以愈解而愈紛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可恥莫如不仁可畏莫如不義乃小人惟利是視而甘蹈之尙何以爲勸惟懲之以威或知誡耳懲之於早正所以全之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不懲於小則馴致惡積而罪大矣幸免於初實小人之不幸也刑以弼教豈得已乎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君子所以罔不惟畏正愛其弗畏入畏也故聖哲不諱危亡常綢繆於未雨危亡之國必多忌諱且安其危而利其災焉千古治亂之樞機在於此矣思安其身而保國家者尚鑒於茲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有德而无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无力則不足以任重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无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古之人君所以必量度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所以亦必量度而後居其任雖百僚庶官且猶不苟況三公乎鮮不及者災害並至也不勝其任戒有國家者不當任之而受任者顧可不自量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今從之

幾者在欲動未動之閒端倪初發而甚微非絕无私欲之牽者不能早辨而知之也上交貴恭遜易近於諂下交貴和易便近於瀆非存察之密疆界分明者不能辨之不爽也君子靜正自守其於諂瀆之幾辨之至嚴至審則交際之閒不待事變之著而吉凶已有成形於此見其幾卽作而去不俟終日蓋其耿介如石无有一毫私欲之牽是以能剛斷若此從其後而觀之何其知幾之早若同於神而君子所守至正之理得失之幾若黑白之顯著故覺之獨早非以機智相測也昔穆生因醴酒不設而去楚引此以爲言

其庶幾乎申公白公則愧之矣天下之事有微有彰有柔有剛惟知之明而應之速則善斷矣天下於其出處語默卜治亂焉抑亦可謂之至神也矣來氏曰豫卦獨九四得時初與應而三與比交乎四而諂矣獨二隔三不與四交上交不諂者也初亦不正而與二比二中正自持下交不瀆者也聖人之言皆有所

據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或以爲承上知幾而言亦通人

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亦甚難也王氏曰復之初九一陽起於五陰之下至靜之中而動幾興焉則知无不明而行无所待矣蓋靜而存養之功巳密則天理流行而大中至正之則炯然不昧故一念甫動毫釐有差卽與素志相違而疾喻其非隱而莫見微而莫顯省察之功易而速矣故愚常謂庸人後念明於前念君子初幾決於後幾後念之明悔之所自生也初幾決則无事於悔矣不睹不聞之中萬理森然而痛癢自覺故拔一髮而心爲之動此仁之體也於靜存之於動著之也○項氏曰

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豪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閒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固已斬然而絕之此章意多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關

天地絪緼萬物化醕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緼交密之狀醕謂厚而凝也化醕言氣化也化生形化者也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緼化醕致一之道兩相與則專而三則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易字與懼字對易者直之意懼者曲之意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爲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爲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爲无交而求

右第五章此章與上傳第八章旨趣略同蓋亦示人擬議之法而分屬上下傳者二傳皆聖人居恆學易有會而言初未嘗自定爲全書迨其爲傳隨彙集而詮次之因簡策之繁分爲上下耳子曰學易可以无大過亦略見於此矣極天人之理盡性命之蘊而著之於庸言庸行之間无所

不用其極聖人之學易也如此豈第爲筮者占示吉凶而已哉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門者物之所自出也諸卦皆出於乾坤故爲易之門物謂爻也凡陽爻皆乾之陽凡陰爻皆坤之陰也體卦已成之體也陰陽合而成六十四卦各有性情功效而陽卦陰卦之體乎剛柔者因以定焉撰其所作也凡物理之不齊人事之至賾皆天地健順之德所變通而生乾坤之良能體物不遺而變之通之者神明爲之也要其實則一陰一陽之用而已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卦爻之稱名或言物象或言事變至雜也然皆乾坤剛柔交感合德之所固有不越乎天地之撰也但稽體之通之之類似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意者衰世民僞日滋所以有此名物事類耳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治世无亂象而亂世可有治理故惟衰世而後雜而不越之道乃著而文王體天盡人之意見乎象彖者乃全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朱子曰而微顯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往者已著之理來者必然之應人事粗迹也易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當名因象立名極其允當而卦德以著也正言定其得失應違之常理也斷辭以辭斷其吉凶也備者統上而言皆所謂雜也推其所從備則不越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名謂卦名及辭中所舉事物之名也小者專以一物一事言也取類取義而推其類也肆陳列也所言之

事雖成列分明而所以然之理則深隱也貳疑也報者失得在人事而吉凶之報不爽也程氏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爲衰世之意邪王氏曰此節備贊易理以中雜而不越之義惟乾坤以爲門故不可越而惟衰世其變乃著伏羲之易待文王而興而並建乾坤以統萬象周易之所以軼夏商而備天人之道也

右第六章 王氏曰篇內凡三言衰世之意以見惟周有易而易理大備於周然則雖果有

伏羲之易猶當略之以從周況其世遠无傳徒爲後人所冒虆之虛名乎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中古指殷之末周之初而言上古伏羲時以象垂教而无辭沿及夏商未得聖人制作也至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乃極深研幾得其理以垂爲天下後世致用崇德之法而易教以興也憂患者憂患天下之憂患也乃若身之處困君子所弗患而況聖人乎然所以處憂患者亦自有道惟益修其德而已下文所舉九卦卽修德之要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

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朱子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陸氏曰巽旣順於理又巽入細微无不透徹則臨事乃能隨宜斷制故爲

德之制○王氏曰文王周公之志於此九卦而見以其時位之相若也履謙陰陽孤而處於憂危之地復微陽初起而重陰居其上恆陰陽互相入而相持損益盛衰之始困井陽皆陷於陰中巽陰伏於下而干陽皆殷末周初憂危不寧之象而聖人履其時卽以九卦爲德則德卽成於時位之中而不犯而不他求術以相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朱子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强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撰造則爲僞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知之明也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以濟時之變則不激於裁制而制自行聖人之權也以此九卦之德處憂患外逹外情之變而內自居於大正聖人之德所以至也君子修身之要序亦如此缺一不可也故復贅之　愚按巽古通遜夫子彖傳於巽卦皆直謂之巽而不以他字代蓋即取遜讓意也論語云孫以出之非即所謂德之制歟又云邦無道危行言孫非即所謂稱而隱歟而行權之道其端亦著於此矣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不可遠不可離也以之崇德廣業居安樂玩皆不可遠之意屢遷謂其道變通而不滯乎物不可執成法以推測之也不居无定在也六虛六位也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外三爻爲上內三爻爲下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卽以序卦之兩兩相對者觀之略可見矣此序卦所以必取乎綜而來氏以綜言卦變深得聖人序易之意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以典要求惟變所適而已葢陰

陽之氣絪緼而化醇雖有大成之序而實无一定之序以天化言之寒暑之變有定矣而風雨陰晴遞變其閒非日日漸寒漸暑刻期不爽也以人事言之少老之變有定矣而勞逸憂樂錯見无恒亦非日日漸旺漸衰盡人一致也易之爲道亦如是以體天化以盡物理以日新而富有故占者學者不可執一凝滯之法當知唯變所適以善體其屢遷之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

動也故卦之外內時位得失之閒吉凶判焉皆足以使人知懼而不敢犯也虞氏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趙氏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其憂患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无所不至慮之无所不周故訓之无所不切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初始也率由也易之惟變所適其方之究竟若不可揆也然辭則各指其所之苟先由其辭以研究其精微而揆度其周流无方之方則至變之中自有至常

者在不可爲典要者旣有典常矣聖人之情見乎辭

君子所以樂玩也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氏

曰占者非徒知吉而喜知凶而憂也苟爲君子之人

則察其隨時之中而愼守其至正之則於是易之道

乃以行萬變而利用非其人則恃其吉而委其凶於

无可奈何之數其占也不如弗占易道虛設矣易之

爲書言得失也非言禍福也占義也非占志也此學

易者所不可不知也

右第八章王氏曰此章言學易占易之法最爲明切聖人示人之義炳如日星後世以數

亂之非慮所知也古之爲筮者於事神治人之大事內審之心求其理之所安而未得在天子諸侯則博謀之卿士以至於庶人之士則切問之師友又无折衷之定論然後筮以決之抑或忠臣孝子處无可如何之時勢而无以自靖則筮以邀神告而啟其心則變可盡而發患知所審處是知易者所以代天詔人迪之於寡過之途而占與學初无二理若夫以射覆之術言易即欲辭侮聖言而不畏天命之愆其可得乎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吳氏曰質謂卦之體質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爲卦之體質而繫彖辭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因六爻之時義而繫爻辭也何氏曰易之爲書綱紀

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象聖人之繫卦爲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則惟相其六爻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王氏曰射禮射位曰物物位也時物時與位也亦通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王氏曰以下皆爲讀易者言也韓氏曰夫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錯雜也撰述也是非吉凶得失之本也中爻謂卦中四爻言欲錯陳其物撰述其得通辨其象以別是非則非徧察其中爻不能備其義也乃或謂中爻指互卦而言下文二與四三與五皆爲互卦而發信如所言豈本卦之材德本爻之時位聖人轉置而不論乎斷无是理且其說大抵附會支離其不足信也決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一節專就彖辭而言噫歎辭言若要約觀其存亡吉凶則就卦辭已居然可知矣故知者但觀其彖辭可卽其質以思其變固已十得五六矣蓋文王之繫彖統全體以立義六爻之時物大抵括乎其中至卦之主爻如屯之以初爲侯師之以二爲丈人之類其義皆先定於彖故彖爲一卦之綱而爻其目也其間有不齊者爻之時位參池未可槩論者耳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功謂見功之地同功二與四皆耦數

同處乎陰也異位謂遠近不同五者一卦之尊位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爲遠四與五比爲近四之所以多懼者迫近尊位不得自安也然柔之爲道不能自立二遠於五宜若不利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得下卦之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五同處乎陽而貴賤之位不同故五多功而三多凶也然大抵陽位以柔居之則危以剛處之爲勝言邪者不定之辭或有柔居之而吉者得其時也蔡氏

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者是爲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畢在其中矣

右第九章何氏曰此章爲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雖聖人猶未敢輕言之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道者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易包括兩閒之化理而效生人之大用故於六位著其象才者固有之良能

天地以成化人以順眾理而應萬事者也陰陽天之才柔剛地之才仁義人之才天高地下人居其中各效其才物之所以成事之所自立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三才之道各有變化移動一則无變動故兼而兩之而名其畫曰爻爻者傚也傚天下之動者也爻有貴

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或得時義而當或失時義而不當吉凶由是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王氏曰殷之末世紂无道而錯亂陰陽之紀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心不忍殷之速亡欲匡正以圖存而不能故作易以明得失存亡之理危辭以示警戒危者使知有可平之理善補過則无咎若慢易而不

知戒者使知必傾雖得位而亦凶冀殷之君臣謀於神而悔悟蓋文王之心亦七千之心也故曰盛德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物事也要歸也道甚大者天下之事无所不賅无論事之大小常變莫能廢此道也總之能懼於始而防微杜漸懼於終而持盈守成則可要歸於无咎文王當殷之末世忘己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无非欲人戰兢惕厲免於咎而趨於平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下心如見焉此則易之道也高氏曰一

部易書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有喜有慶吉元吉多言及於物處若論本分求其无咎斯可已　王氏曰道甚大者撥亂反治以回天之理在焉而忠厚无已之情寓於微辭以自靖不忍激成君臣之變德之盛故大也該天下之變於六十四象之中上推天之所以為天而下及於人事物情之變使知天下之理无不當以戒慎之心始之終之而後歸於无咎殷之君臣苟能以此而自占則天命可回而周之至德終矣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蘇氏曰巳險而能知險巳阻而能知阻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畢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无隱情矣愚按天下之險阻皆生於私誠至而无私則易簡易簡則百出之險阻皆先覺而灼知矣

能說諸侯之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朱子曰侯之二字衍

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張氏曰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爲吉失者爲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宏之不息以成其功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易簡者无不知也故以易之變化驗人之云爲而无不可知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壹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言之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蓋人之云爲皆陰陽必動之幾而或剛或柔之得

失一本於健順以爲德行知其本則知其化而險阻皆通周易之道所以合天而盡人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上言易之爲道此則原筮所自設而極贊其妙也陰陽高卑之實河圖分五十有五於五位天地所設也書其象名其卦繫以辭定大衍之數而制爲筮法以斷吉凶聖人成之也方知以藏往人謀也圓神以知來鬼謀也人盡其理鬼妙其變所以百姓苟以義問无不可與其能事无艱深詰曲之難知也是故言理之書有人謀而无鬼謀測數之術有鬼謀而无人謀

三才之道不存焉惟易可以斷吉凶而又詔人以憂患之故聖人之制作所以不可及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承百姓與能而言聖人旣立八卦之象以盡意又繫爻彖之辭以盡言苟能觀其象而玩其辭因剛柔之雜居以推其情理得理則吉失理則凶不顯然可見乎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王氏曰陰陽之變動皆乘一時之利而所利者有得有失因乎情之正不正而吉凶異矣崔氏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略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名曰吉凶相感者情

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僞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

之　愚按此皆險阻之情而聖人繫辭以告百姓之所以與能也聖人觀象繫辭之意大抵不外乎是奚事求之互卦之支離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張氏曰此節卽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王氏曰慙者欲言而若不能出諸口枝者不以正告且為旁出之言以覩人之意吉人善而凝福之人游如泅水者浮而不定失其守謂典守而失之屈无以自伸也情見乎辭類如此易因爻象之得失而體

其情以爲辭乃繫吉凶於下所以知險阻而盡情僞如大有之類其辭寡矣慙者如觀之六二陰長得中位而將叛故闚而不出以相見愚按此擬未當如訟之九二同人之九三皆有叛上之意故其辭慙阻枝者如睽上九之類多者如无妄彖辭之類愚按此擬未當如旅之上九離之九三之類游者如震上六之類屈者如夬上六之類愚按此擬亦未當如困上六之類險阻皆因其象以爲辭而惟健順易簡之德不逆億而先覺故盡知而傳之○愚按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者如此學易者可因是以知言矣

右第十二章此章言易所以前知之故而示占者玩辭觀象以盡變之道略舉一隅之

義例在讀易者之善通爾○來氏曰此章反覆論易知險簡知阻蓋天尊地卑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成位乎天地見聖人作易之原此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知險知阻作易而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實事也

周易集義卷七下

周易集義卷八

溧陽强汝諤纂
吳興劉承幹校

說卦傳

王氏曰繫傳發明文王周公彖爻之辭微言大義之所自著而說卦專言伏羲畫卦之理故别爲傳由此而後世有伏羲文王次序方位不同之說乃文王之彖原本於伏羲之卦特繫之辭以明吉凶得失之故耳非有異也伏羲以八卦生六十四卦而文王統之於乾坤之並建則尤以發先聖之藏然說卦傳言參

天兩地觀變於陰陽則亦乾坤統全易之旨但伏羲
有卦而无辭故其統宗不著文王旣爲之辭又爲之
序以申其固有之理終不可謂伏羲之别有序位先
天之易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
倚數
項氏曰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
所以贊神出命故謂幽贊神明卽所謂佑神也孔氏
曰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
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

有以一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
王氏曰六合之全體皆天也所謂大圜也故以數數
之則徑一圍三而一函三地有形有氣在天之中與
相淪洽而有所不至則缺其一而爲二奇畫中實耦
畫中虛是其象也倚任也天地之理氣不可以象象
故任數以爲象參兩云者聖人參之兩之也天地渾
淪之體合言之則一分言之則二聖人以其盈虛而
擬天之數以三地之數以二卦畫之奇陽耦陰既明
著其象而揲蓍之法用九用六四其九而三十六四
其六而二十四陽十二其三陰十二其二一以參兩

之法行之數可任而象可立道因以蓍盡人事之得失吉凶惟所用之盈虛有當有否故數可倚之以見道　愚按所謂倚數者本指畫卦之奇耦而言由是推之則九六七八之數生焉倚三以數三三而九爲老陽倚二以數三二而六爲老陰一三兩二而七爲少陽一二兩三而八爲少陰是以乾坤之策无不合者則三與兩實數之根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朱子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於剛柔近

於人事而言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曰至何氏曰數既行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爻斯生焉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分而合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窮則逢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原性盡則逢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項氏曰易之奇耦在天之命

則爲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爲仁義之德在地之宜則爲剛柔之理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自幽而言以至於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顯而言以至於幽此所謂神德行也王氏曰以數立卦而生爻極其變動而發揮而不相悖害道本渾淪因而順之健順交相濟而和矣及其因動起事因事成象卦各有宜爻各有當以別得失以推吉凶則因時制宜而分析條理以盡義无不各順其則也故推其精義合德之蘊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天之繼善以流行萬物者皆其所造極聖人之作易一倚數而

功化之盛如此夫豈可以術測而褻用之乎

右第一章此章統贊作易之全體大用而以數爲本聖人成能之利用可見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其實一而已蓋天地間不外形氣神三者如以人論骨肉者剛柔之體也呼吸者陰陽之氣也與形氣不相離者五性之神也理也特因分三才而各立主名耳故其以陰

陽並屬之天者自其命之或溫或肅一生一殺者言也以柔剛並屬之地者自其或翕或闢以育以載者言也天无二氣地无二形人无二性合以成體故三畫而八卦成而其命之降性之發各因乎動幾而隨時相應以起用則道有殊施心有殊感陰陽柔剛仁義各成其理而不紊故必重三爲六道乃備焉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或以柔居陽或以剛居陰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

也

右第二章此章專說卦爻六位之旨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言八卦之象相錯以成章也定位者天尊地卑陽居上淸剛而利於施陰居下柔濁而利於受六子由之以生故文王並建乾坤以統全易也通氣者山象天之高而地氣行焉澤體地之下而天氣行焉薄如春秋盟我薄人之薄雷者陽之動風者陰之動交馳若相薄也不相射者各止其所而不相侵相息也錯者見其相因互成之用也由八卦而六十四卦之錯

可知矣此申上文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之意與上繫首章意相發明皆設卦觀象自然之理邵子以此爲先天八卦方位既用加一倍以成六十四卦又謂數已生之卦左旋爲順推未生之卦右旋爲逆其說甚辯然古者聖人畫卦三畫以象三才因而重之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傳有明文未嘗如邵子之說也則邵說非聖人之意明矣

右第三章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顧氏曰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

考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无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人事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劉氏曰天地閒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爲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爲變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爲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者爲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爲乾象地而畫爲坤象之類此皆觀

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之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愚按逆數之說非一當以此二說為長蓋卦之德方以智智以藏往所謂數往者順也蓍之德圓而神神以知來所謂知來者逆也順逆回環相為倚伏其妙无

窮易以卜筮爲用占事知來故曰逆數專指變易言之也或謂畫卦由下而上故謂之逆數雖亦可通然其義淺矣

右第四章此一節先儒本別爲一章與上章意義各別本義用邵子之說始與上合爲一章今仍分爲二章從先儒之舊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朱氏曰前說乾坤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於乾坤終始循環不見首尾易之道也金氏曰前以乾坤居首序尊卑也此以乾坤居後總成功也上以體言此

以用言也來氏曰此言八卦對待生物之功故終之以乾坤乾坤始交而爲震巽震巽相錯動則物萌散則物解此言生物之功也中交而爲坎離坎離相錯潤則物滋暄則物舒此言長物之功也終交而爲艮兌艮兌相錯止則物成說則物遂此言成物之功也若乾則爲造物之主而於物无所不統坤則爲養物之府而於物无所不容六子不過各分一職以聽命耳

右第五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震爲東方生氣所自出於時爲春故曰出乎震致者委也坤順承天故爲陽所委役兌言說者當暑退而物成之時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者乾居西北至此而陰氣剝陽故陰陽戰也戰而勝則陽復生矣至坎則値慰勞休息之期陽生於子故曰勞艮則陽已生矣所以旣成其終又成其始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

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前舉其目而後釋之或古有此言而夫子釋其義也前言帝後言萬物者帝爲萬物之君主運萬物而終始之者也萬物无體以帝之用爲體帝无用以萬物之體爲用帝其體仁物其藏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其以八卦分八方也東北陽方陽卦居之西南陰

方陰卦居之而實主乎陽以統陰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陽終始歲功也自巽而離而兌者以陰佐陽於中也震陽生故直春生之令以始爲始也乾居西北陰盛之方則戰陰植陽以終爲始而莫得其端兌陰成故畢西成之事陰功之終也坤居西南長養之方則致役以終事而不居其成此兩卦雖列方位之閒而實具君藏之義焉艮止也不止則不生艮所以終始萬物葢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物未堅實則不能復種而生未有不成終而能成始者也此貞下起元之理主靜立本之道所謂以終爲始者而元陽之生

生不已其首尾端倪眞不可得而窺矣

右第六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一章總結上文言八卦交錯變化順逆迴環而成化育之功故位序則承上章而六子之用則承第五章相錯之理則承第三章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卽指

乾坤而言上章以乾坤分配方位至此總結又以乾坤爲神者文以義殊且以見乾坤之合同而化也萬物有迹可見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六子之功用又孰非乾坤之神使然乎物之方萌雷以動之萌而未舒風以撓之舒而尚柔火以燥之及其長也澤以說其外水以潤其內既說且潤矣於是艮以止之止則終終則復始此六子之各一其用以成萬物之序也乃若能變能化畢成萬物則又在乎兩相爲用故申言六子相錯以成其能然後變化无窮既成萬物也

愚按一陰一陽本兩相對待也合一而變化生焉天地之功用惟一故兩化之謂神天地定位一節陰陽對待各得其耦所謂兩也兩者體之立也雷以動之一節陰陽相錯剛柔調劑所謂兩者之化也兩者之化用之行也帝出乎震一節陰陽運行以成歲萬物及時而並育化功之成也此節合而贊之參互錯綜以見兩化之合一乃所謂不測之神也此其相爲終始有此體必有此用同條共貫者也邵子乃分天地定位一節爲伏羲先天方位帝出乎震一節爲文王後天方位豈同條共貫之學可以先後分彼此哉

要之邵子之學雖精然别爲數學之一端而非孔子說卦之意學者正不必因此拘牽轉失周易之正義也

右第七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功用也乾純陽故至健坤純陰故至順陰聚於外陽鬱而不得出則奮動而爲雷故震爲動陽聚於外阻於陰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外藉陽剛之力以疾行内本陰柔之用而善入故

巽爲入坎爲水水內明陽陷於陰也故爲陷離爲火
火外明陽麗於陰也故爲麗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
上而其勢止故爲止兌一陰出於兩陽之外以說乎
物故爲說

右第八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
兌爲羊

朱子曰遠取諸物如此項氏曰健者爲馬順者爲牛
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汙者爲豕質野
而外明者爲雉善剛而止物者爲狗內狠而外說者

爲羊

右第九章此下四章皆古筮者雜占之說與彖象取象之典要然於物理亦合故夫子存之以廣所占之徵應要亦未可執也之辭互有同異蓋非文王周公所憑以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朱子曰近取諸身如此余氏曰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乎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歧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內虛各以反對也王氏曰此所取象本爲筮者占身中疾痛而設然因此而見人之一身无非乾坤六子之德業所自著則由此而推之皆可

因是而反躬自省非但迹象之粗也

右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萬物資始於天猶子之氣始於父也資生於地猶子之形生於母也索求而取之也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右第十一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圜天之體也金玉質性堅剛也寒冰西北之嚴凝也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健行老馬耐勞瘠馬骨多駁馬不馴皆剛健意也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貳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

爲漿

布柔釜虛皆有坤象各適其靜之翕均其動之闢也

子母牛蕃育而順也大輿能載物也乾質故坤文乾

一故坤衆柄萬物依之以爲本也黑極陰之色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

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玄黃天地之雜也旉布也謂旉布生氣於草木也塗

路也決躁勇決而躁動也蒼筤竹萑葦取生氣勃發

之意馬善鳴聲之動也馬後足白曰馵作足足數動

馬壯則然馬額白爲的顙凡稼之始生皆爲反生蓋以其初閒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爲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究言其成功也健謂陽方長而益健蕃鮮謂草木自此蕃茂而鮮明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

繩直上二陽其正一陰如從繩以取直而工則引繩以制木之曲者也項氏曰繩直其齊白其潔也長取風之行遠高取木之上竦也風行无常故進退不果

陰鬱於重陽之下故爲臭髮屬血陰不上行故寡髮

廣顙陽氣獨上盛也眼白爲陽黑爲陰巽卦陽多陰

少故多白眼近利陰主利故三倍其息也其究爲躁

卦陰久鬱而化躁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

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

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

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溝瀆水所行之坎也陽陷陰中故爲隱伏矯者直而

使曲輮者曲而使直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弓與輪

皆矯輮所成故爲弓輪加憂心病耳痛皆陽陷陰中

險難之象血卦人之有血如地之有水也赤陽之色

也剛在中故爲馬之美脊剛在內而躁故爲亟心上

柔故首垂而不昂下柔故蹄薄而不厚叉足行无力

而曳也多眚者陰柔在下不能任重也通水之盈科

而進能曲達也月水之精也剛强伏匿於陰險之中

故爲盜中實故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

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

上槁荀九家有爲牝牛

甲胄外堅象離之畫戈兵上銳象離之性中虛故爲大腹火燥故稱乾外剛內柔故爲介屬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既空中又稟炎上之性上必枯槁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山路小故爲徑路剛在坤土之上故爲小石上連下虛故爲門闕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實皆在上物既成實乃草木之終而種之又爲生之始故於艮象爲切閽寺掌王宮之門禁止不應出入者人能止物者在指物能止物者爲狗皆取止象也鼠之剛在齒鳥獸

之剛在喙黔者黑色鳥獸之喙多黑曰屬者非一也
皆前剛也艮陽在上故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澤乃瀦水之地物之潤而見於外者亦爲澤兌之陰在外也以言說乎神者爲巫以言說乎人者爲口舌正秋萬物條枯實落故爲毀折而實之附於枝者亦決也鹵西方鹹地兌金剛而在西故爲鹵少女爲娣故爲妾內狠外說故爲羊

右第十二章 此章推廣八卦之象類使之明備以資占者之決也然有彖象所取而此

反不備者意者歷代相傳占
決之象而孔子因而存之歟

序卦傳

韓氏曰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藴也蓋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王氏曰此二篇必非聖人之書即以文義求之亦多牽强失理讀者自當辨之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

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
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
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
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
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
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

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

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
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
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
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
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
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
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
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愚按周易之序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咸恆而終既濟未濟自有深意此外惟取兩兩相比以見錯綜變化之端至兩兩承接之間似未必皆有安排布置說詳雜卦傳後此二篇於兩兩相比之意置而不講獨取卦名牽合附會而為之辭或是戰國時經師所作必非聖人之書也

雜卦傳

王氏曰雜者相閒之謂也一彼一此一往一復陰陽互見而道義之門啟焉故自伏羲始畫而即以相雜者為變易之體文王因之而以錯綜相比為其序屯

蒙以下四十八卦二十四象往復順逆之所成也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綜而不失其故則以錯相並否泰隨蠱漸歸妹既濟未濟四象而成八卦則錯綜同軌周易以綜爲主不可綜而後從錯蓋以天有全象事有全理而人之用之者但得其半天道備而人用精是以六爻之中陰陽多寡卽就此而往復爲則已足備一剛一柔之用善一進一退之幾成一仁一義之德矣雜卦者言其道同而易地則憂樂安危出處語默各因乎反復循環之理數而无不可體之以爲道也知其異乃可以統其同用其半卽可以會

其全故略於錯而專於綜錯者幽明之迭用綜皆用其明者也周易六十四卦爲三十二對偶之目也而傳爲言其性情功效之別焉

乾剛坤柔

王氏曰二卦並建剛柔備矣分之則純以成德合之則雜以成章

比樂師憂

蘇氏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朱子曰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郭氏曰臨與

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

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九五雜於二陰之閒然居尊位故見而不失其居

蒙九二亦雜於二陰之閒然爲發蒙之主故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

王氏曰起以震陰之滯止以遏陰之進震有功而艮

寡過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俞氏曰損益蓋未至於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錢氏

曰損益否泰爲盛衰反復之介易所最重者也雜卦於他卦分舉而損益否泰則合舉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復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損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師至損益十卦自咸恒至否泰十卦愚按損由泰變損下不已則泰轉爲否矣益自否來益下不已則否轉爲泰矣雖未至於盛衰而盛衰之機自此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何氏曰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謂得時矣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若六三或繫

之牛可謂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有聚而尙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謙者視已輕若无尊重之度豫者雖奮起不免滿盈而怠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非悅旨甘得食足以養身而已賁飾非求華美无色足以受采而已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見者於外伏者遜順於內

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陽在下而隨乎陰无以人從欲之事蠱陰在下而承乎陽則亟於救弊而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

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於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養而不窮通也剛遇其揜困也通即不困困即不通

項氏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无速於感通者故曰咸速也

有恒則久

渙離也節止也

風散水故渙渙則離而不止澤防水故節節則止而不離

解緩也蹇難也

解動乎險外故爲緩蹇止乎險中故爲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疏而外也家人親而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

大往小來小往大來其剛柔之類適相反而道之通塞懸殊矣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何氏曰壯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遯與時行應退不應進止者難進退者易退君子之道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柔居尊而上下應之故得眾同人柔得中而上
下亦應之故有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水火相息變其故也以木巽火取其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陰盛之過乃眞過也虛中以信信之至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陰雖當位但寡而不能勝衆陽履柔不得位踵剛而不能安其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以安分待時故不進訟者越理求勝故不親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朱子曰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王氏曰大過以下八卦其

文參差不偶者聖人无心於文而文自順流動以著化機之變動於以肖易之變動不居而不可爲典要道相若焉又曰以歸妹未濟觀之則六十四卦三十六象雖相對待以備同異之理而其中互相參伍如睽解家人蹇損益咸恒之互相爲理亦可類推矣項氏曰大過之象本末皆弱而在雜卦之終聖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終窮之理教人以撥亂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亂之始生於姤而極勢之上窮於夬以示微之當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終而復始之義也又曰自大過以下特皆以男女爲言至夬而明言之曰

君子小人然則聖人之意斯可識矣陳氏曰文王序卦終於未濟憂之也孔子雜卦終於夬望之也其與民同患之心一也　愚按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然卦之變動不居者非言所能盡也故序卦皆取兩兩相比以綜爲主不可綜者則錯之於其一往一來一彼一此之閒以見唯變所適者自有時中之道非可執一而言善學者當觀其會通也至錯綜之外其序卦本无成心故爲雜卦傳以示意見序卦惟取錯綜无他義也至大過以下八卦則又不拘錯綜之例而別有會於意象之閒以

示讀易者當由錯綜之道引伸觸長以極深而研幾

斯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者歟

周易集義卷八